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八十八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三

宗室列傳二 案晉宗室列傳永樂大典僅存四篇餘多殘闕

廣王敬威字奉信高祖之從父弟也父萬詮贈太尉追封趙王敬威少善騎射事後唐莊宗以從戰有功累歷軍職明宗即位擢為奉聖指揮使天成應順中凡十改

軍額累官至檢校工部尚書賜忠順保義功臣清泰中加兵部尚書彰聖都指揮使遥領常州刺史及高祖建義于太原敬威時在洛下知禍必及召所親謂曰夫人生而有死理之常也我兄方圖大舉余固不可偷生待辱取笑一時乃自殺于私邸人甚壯之天福二年册贈太傅葬于河南縣六年追封廣王子訓嗣官至左武衛將軍敬威弟贇

贇字德和以下有闕文為陝州節度使少帝即位加同平章

事贇性驕慢每使者至必問曰小姪安否恣為暴虐陜人苦之以下殘闕是書少帝紀開運三年十二月前曹州節度使石贇死帝之堂叔也歐陽史作蹟沙壕溺死

韓王暉字德昭曆祖孝平皇帝之孫高祖之從兄也父萬友追封秦王暉生而龎厚剛毅雄直有器局行不由徑臨事多智故高祖于宗族之中獨厚遇之初張敬達之圍晉陽也高祖署暉為突騎都將常引所部出敵之不意深入力戰雖夷傷流血矢鏃貫骨而辭氣益厲高

祖壯之天福二年遥授濠州刺史充皇城都部署四年加檢校司徒授曹州防禦使加檢校太保其涖任也庶愛恤下不營財利不好伎樂部人安之歲餘以疾終于官歸葬太原八年冊贈太師追封韓王子曦嗣宋史石曦傳天福中以曦為右神武將軍歷漢至周為右武衛左神武二將軍恭帝即位初為左衛將軍會高麗王昭加恩命曦副左驍衛將軍戴交充使淳化四年卒

剡王重胤案剡王以下諸王傳永樂大典原闕歐陽史云重胤高祖弟也亦不知其為親疏然高祖愛之養以為子故于名加重而下齒諸子通鑑齊王紀高帝少弟重胤早卒

虢王重英案虢王傳永樂大典原闕攷五代會要云重英高祖長子天福七年四月追封是書唐紀

清泰三年七月己丑誅

右衛上將軍石重英

楚王重信字守孚高祖第二子後唐明宗之外孫也少敏悟有智思天成中始授銀青光禄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俄加檢校刑部尚書守相州長史未幾遷金紫光禄大夫超拜檢校司徒守左金吾衛大將軍重信歷事唐明宗及閔帝末帝不恃貴戚能克己復禮常恂恂如也甚為時論所稱高祖即位出鎮孟津到任踰月去民

病十餘事朝廷有詔褒之是歲范延光叛命于鄴詔遣
前霊武節度使張從賓發河橋屯兵數千人東討延光
既而從賓與延光合謀為亂遂害重信于理所時年二
十遠近聞者為之嘆惜詔贈太尉時執事奏曰兩漢子
弟生死無歷三公位者高祖曰此兒為善被禍予甚愍
之自我作古寧有例乎遂行册命以其年十月葬河南
萬安山天福七年追封沂王少帝嗣位改封楚王妃南
陽白氏昭信軍節度使奉進之女也重信有子二人皆

幼長于公宮及少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壽王重乂字弘理高祖第三子也幼岐嶷好儒書亦通兵法高祖素所鍾愛及即位自北京皇城使拜左驍騎大将軍車駕幸浚郊加撿校司空權東都留守未幾鄴都范延光叛朝廷遣光遠討之詔前雲武節度使洛都巡檢使張從賓發盟津屯兵赴鄴下會從賓密通延光與妻繼英等先刼河橋次亂洛邑因害重乂于河南府時年十九從賓敗高祖發哀于便殿輟視朝三日詔贈

太傅是歲冬十月詔遣莊宅使張穎監護喪事葬于河南府萬安山天福中追封壽王妃李氏汾州刺史玘之女也重乂無子妃後落髮為尼開運中卒于京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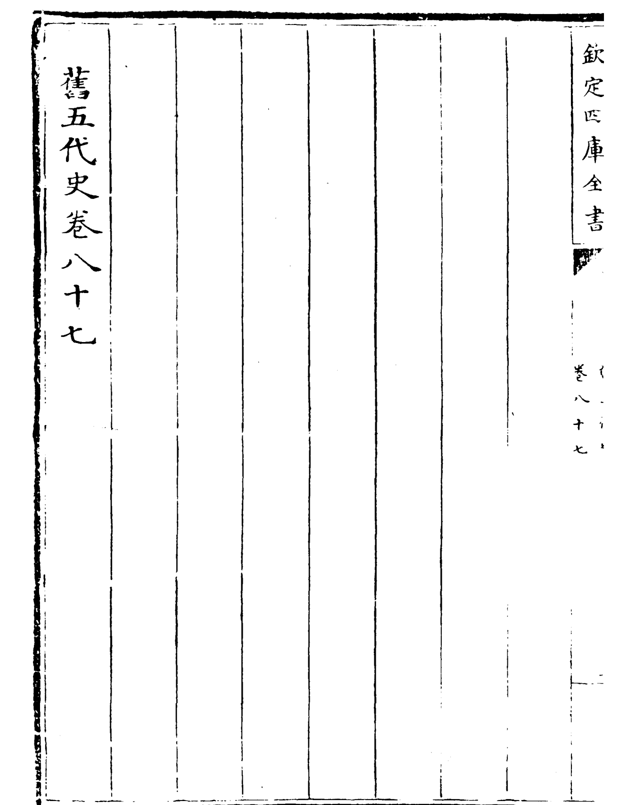
夔王重進五代會要重進高祖第五子天福七年四月追封

陳王重杲歐陽史重杲小字馮六未名而卒贈太傅追封陳王賜名重杲

重睿案契丹國志高祖戛悒成疾一旦馮道獨對高祖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令宦者抱置道懷中盖欲馮道輔立之高祖崩道與侍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王重貴為嗣五代會要重睿高祖第七子許州節度使未封王歐陽史云從出帝北遷不知其所終

延煦五代會要延煦少帝長子遥領陜西節度使通鑑云趙在禮家資為諸帥之最帝利其富為皇子鎮寧節度使延煦娶其女在禮自費緡錢十萬縣官之費數倍過之

延寶五代會要延寶少帝次子遥領魯州節度使通鑑云延煦及弟延寶皆高祖諸孫帝養以為子會要引實録亦云皆帝之從子養以為子歐陽史云延煦等從帝北遷後不知其所終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攷證

晉宗室列傳二廣王敬威傳敬威弟贇○案歐陽史高祖有兄敬儒弟敬德敬殷是書不為立傳疑有闕文

又贇歐陽史作敬贇

韓王暉傳八年卌贈太師○案暉歐陽史作敬暉贈太師歐陽史作贈太傅加贈太師

剡王重胤　案歐陽史晉家人傳重胤高祖弟也通鑑齊王紀同重胤婦馮氏後為少帝后歐陽史載契丹

入京師暴少帝之惡于天下曰納叔母于宫中亂人倫之大典是重貴實為高祖弟也五代史會要作高祖第三子重貴天福七年四月追封剡王考剡王歐陽史作鄭王封爵亦異又案是書唐紀清泰三年誅皇城副使石裔裔敬瑭之子也攷會要載高祖諸子無別名重裔者重裔疑即重貴史氏避宋太祖諱故作裔然通鑑高祖紀作敬瑭之子重貴齊王紀又作高祖少弟重貴早卒似兩紀實有兩人姑存之以備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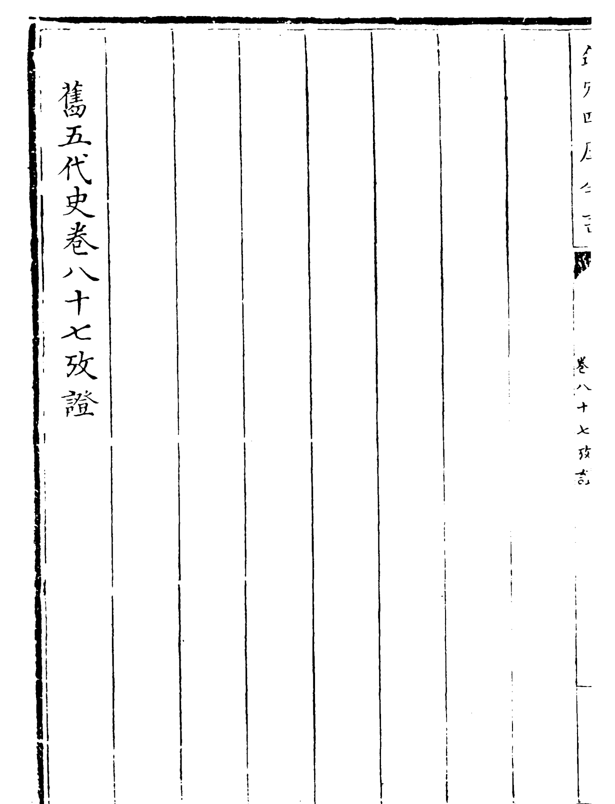
虢王重英　案五代會要重英高祖長子通鑑攷異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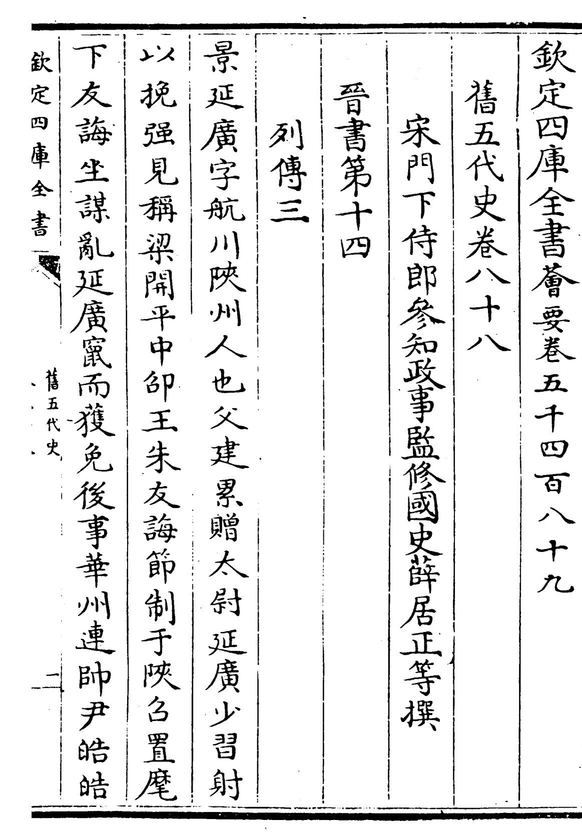
廢帝實録作姪男供奉官重胤又廣本英作殷

楚王重信傳高祖第二子　案五代會要作第四子

壽王重乂傳高祖第三子　案五代會要作第二子通

鑑攷異作姪男


舊五代史卷八十七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八十九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四

列傳三

景延廣字航川陜州人也父建累贈太尉延廣少習射以挽强見稱梁開平中郃王朱友誨節制于陜召置麾下友誨坐謀亂延廣竄而獲免後事華州連帥尹皓皓

引薦列校隷于汴軍從王彥章拒莊宗于河上及中都之敗彥章見擒而延廣被數創歸于汴唐天成中明宗幸夷門會朱守殷拒命尋平之延廣以軍校連坐將棄市高祖時為六軍副使掌其事見而惜之乃密遣遁去尋收為客將及張敬達之圍晉陽高祖付以戎事甚有干城之功高祖即位授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司徒遥領果州團練使轉檢校太保領夔州節度使四年出鎮滑臺五年加檢校太傅移鎮陜府六年名為侍衛馬

步都虞候移鎮河陽七年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其年夏高祖晏駕延廣與宰臣馮道等承顧命以少帝為嗣既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内門皆令下馬由是有驕暴之失少帝既嗣位延廣獨以為己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朝廷遣使告哀契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丹迴國使喬榮契丹國志先是河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遼遼帝以為迴國使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帝因榮于獄凡遼國販易在晉境者皆殺之奪其貨大臣皆言遼國不可負乃釋榮慰賜而

歸之告戎王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為隣為孫則可無臣之理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横磨劒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由是與契丹立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遣還光遠由此怨延廣怨朝廷遣使汎海構釁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親率六師進駐澶淵延廣為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胷臆少帝亦

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契丹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于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周幸而獲免及契丹退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契丹絶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若是氣何憊也時延廣在軍母凶問至自澶淵津北移于津南不信宿而復莅戎事曾無戚容下俚之士亦聞而惡之時有太常丞王緒者因使德州迴與延廣有隙因誣奏與楊光遠通

謀遣使絷于麾下鍛成其事判官盧億累勸解不從尋有詔棄市時甚冤之少帝還京嘗幸其第進獻錫賚有如酬酢權寵恩渥為一朝之冠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少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為洛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丹强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但縱長夜飲無復以夾輔為意

宋史盧多遜傳父億景延廣鎮天平表億掌書記留守西洛又為判官時國用窘乏取民財以助軍河南府計出二十萬緡延廣欲並緣以圖羨利增為三十七萬緡億諫曰公位兼將相既富且貴今國帑空竭不得已而取貲于民公何忍利之乎延廣慚而止

開運

三年冬契丹渡滹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逆由府署正門而出所乗馬騰立不進幾墜于地乃易乗而行時以為不祥之甚及王師降契丹延廣狼狽而還時契丹主至安陽遣别部隊長率騎士數千與晉兵相雜趨河橋入洛以取延廣戒曰如延廣奔吳走蜀便當追而致之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契丹既奄至乃與從事閻丕輕騎謁契丹主于封邱與丕俱見縶焉遼史將軍康祥執景延廣來獻延廣曰丕臣之從事也以職相隨何罪而亦為縲囚契

丹釋之因責延廣曰致南北失歡良由爾也乃召喬榮質證前事凡有十馬始榮將入蕃時紿延廣云某恐忽忘所違之語請紀于翰墨延廣信之乃命吏備記其事榮亦憸巧善事人者也慮他日見詰則執之以取信因匿其文于衣中至是延廣始以他語抗對榮乃出其文以質之延廣頓為所屈每服一事則受牙籌一莖此契丹法也延廣受至八莖但以面伏地契丹遂咄之命鏁延廣臂將送之北土是日至于陳橋民家草舍延廣懼

燔灼之害至夜分伺守者怠則引手自扼其吭尋卒馬雖事已窮頓人亦壯之時年五十六東都事畧昝居潤嘗為樞密院小吏

漢高祖登極詔贈中書令延廣少時嘗泛洞庭湖中流阻風帆裂柂折衆大恐頃之舟人指波中曰賢聖來護此必有貴人矣尋獲濟焉竟位至將相非偶然也景延廣留守西京補為右職契丹犯京師以兵圍延廣家故吏悉避去居潤為全護其家時論頗稱之

李彦韜太原人也少事邢州節度使閻寶為皂隸寶卒高祖收于帳下及起義以少帝留守北京因留彦韜為

腹心歷客將牙門都校以纖巧故厚承委用及少帝嗣位授蔡州刺史入為内客省使宣徽南院使未幾遥領壽州節度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檢校太保俄改陳州節度使典軍如故每在帝側升除將相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子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而除廢之則可知其輔弼之道也及契丹犯闕遷少帝于開封府一日少帝遣人急名彦韜將與計事彦韜辭不赴命少帝怏恨久之其

負國辜君也如是及少帝北遷戎王遣彥韜從行洎至蕃中隷于國母帳下永康王舉兵攻國母以偉王為前鋒國母發兵拒之以彥韜為排陣使彥韜降于偉王偉王置之帳下其後卒于幽州

張希崇字德峰幽州薊縣人也父行簡假薊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復癖于吟詠天祐中劉守光為燕帥性慘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擲筆以自效守光納之漸升為裨將俄而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

以舊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案巴堅南攻臨其城掠希崇而去案巴堅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都提舉使天成初契丹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主以希崇繼其任遣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莅事數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升西戍不敢擅還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闕斷在胷臆何恬于不測之地而自滯也乃召漢人部曲之翹楚者謂曰我

陷身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為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衣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衆何（歐陽史作麾下皆言兵多不可俱亡因勸希崇獨去）希崇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何用以衆少為病衆大喜是日希崇于郡齋之側坎隙地貯石灰明旦首領與羣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既醉悉投

于灰窩中虢馬其徒營于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崇遂以管内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希崇既之任遣人迎母赴郡母及境希崇親肩板輿行三十里觀者無不稱歎歷二年還靈州兩使留後先是靈州戍兵歲運軍糧經五百里有剽攘之患希崇乃告諭邊士廣務屯田歲餘軍食大濟璽書褒之因正授旄節清泰中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覲詔許之至闕未久朝庭以安邊有聞議内地處之改邠州節度使及

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其為所取乃復除靈武希崇歎曰我應老于邊城賦分無所逃也因欝欝不得志久而成疾卒于任時年五十二希崇自小校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三歷方面封清河郡公食邑二千户賜靖邊奉國忠義功臣亦人生之榮盛者也歐陽史贈太師希崇素樸厚尤嗜書莅事之餘手不釋卷不好酒樂不蓄姬僕祁寒盛暑必儼其衣冠厮養之輩未嘗聞褻慢之言事母至謹每食必侍立俟盥漱畢方退物議

高之性雖仁恕或遇姦惡則嫉之若仇在邠州日有民與郭氏為義子自孩提以至成人因愎戾不受訓遣之郭氏夫婦相次俱死郭氏有嫡子已長時郭氏諸親與義子相約云是親子欲分其財物助而訟之前後數政不能理遂成疑獄希崇覽其訴判云父在已離母死不至止稱假子孤二十年撫養之恩儻曰親兒犯三千條悖逆之罪頗為傷害名教安敢理認田園其生涯並付親子所訟人與朋姦者委法官以律定刑聞者服其明

希崇亦善觀象在靈州日見月掩畢口大星經月復爾乃歎曰畢口大星邊將也月再掩之吾其終歟果卒于郡子仁謙為嗣歷引進副使

王庭胤字紹基其先長安人也祖處存定州節度使父鄴晉州節度使庭胤唐莊宗之内表也性勇剽狡捷鷹瞬隼視喑嗚眦睚則挺劒而不顧少為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為務暑不息嘉樹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于親族之中獨加禮遇

莊宗明宗朝累歷貝忻密澶隰相六州刺史國初范延光據鄴稱亂高祖以庭㫄累朝宿將詔為魏府行營中軍使兼貝州防禦使城降賞勞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為定州節度使處直則庭㫄之叔祖也處直為養子都所篡時威北走契丹契丹納之至是契丹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荅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

乃合中土舊規戎王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諸侯為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契丹怒稍息遂連升庭㣲俾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開運元年秋卒于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五人長曰昭敏仕至金吾將軍卒

史匡翰字元輔鴈門人也父建瑭事莊宗為先鋒將敵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功唐書有傳匡翰起家襲

九府都督歴代州遼州副使檢校太子賔客同光初為嵐憲朔等州都遊奕使改天雄軍牢城都指揮使再加檢校戸部尚書領潯州刺史天成中授天雄軍步軍都指揮使嵗餘遷侍衛彰聖馬軍都指揮使高祖有天下也授檢校司空懐州刺史其妻魯國長公主即高祖之妹也尋轉控鶴都指揮使兼和州刺史駙馬都尉俄授檢校司徒鄭州防禦使未幾遷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管内河隄等使丁母憂尋起復本鎮

梁陶穀撰　匡翰

碑文云圖田侍理漢殿掄才功臣旌佐國之名出守奉專城之寄益鄭州即在義成軍管内匡翰雖遷官不離本鎮也匡翰剛毅有謀畧御軍嚴整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稱名歷數郡皆有政聲陶穀碑文云齊壇峻而金鼓嚴麻案宣而油幢出控梁苑之西郊殷乎威望撫國僑之遺俗綽有政聲尤好春秋左氏傳每視政之暇延學者講説躬自執卷受業焉時發難問窮于隱奧流輩或戲為史三傳既自端謹不喜人醉幕客有關徹者狂率酣酱一日使酒怒目謂匡翰曰明公昔刺覃懷與徹主客隨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

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黷貨無厭而明公待之甚厚徹令請死近聞張彥澤欒張式未聞匡翰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有比類匡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其寬厚如此天福六年白馬河決匡翰祭之見一犬有角浮于水心甚惡之後數月遘疾而卒于鎮年四十詔贈太保子彥容歷宮苑使湊單宿三州刺史

梁漢顒太原人也少事後唐武皇初為軍中小校善騎射勇于格戰莊宗之破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對壘

于德勝皆預其戰累功至龍武指揮使檢校司空梁平授檢校司徒濮州刺史同光三年魏王繼岌統軍伐蜀以漢顒為魏王中軍馬步都虞候天成初授許州兵馬留後檢校太保尋為邠州節度使歲餘加檢校太傅充威勝軍節度唐鄧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在鎮二年移鎮許州長興四年夏以眼疾授太子少師致仕高祖素與漢顒有舊及即位之初漢顒進謁再希任使除左威衛上將軍天福七年冬以疾卒于洛陽年七十餘贈太子

太保

楊思權邠州新平人也梁乾化初為軍校貞明二年轉弓箭指揮使檢校左僕射累遷控鶴右第一軍使唐莊宗平梁補右廂夾馬都指揮使天成初遷右威衛將軍加檢校司空會秦王從榮鎮太原明宗乃以馮贇為副留守以思權為北京步軍都指揮使以佐佑之從榮幼驕狠不親公務明宗乃遣紀綱一人素善從榮者與之遊處俾從容諷導之嘗私謂從榮曰河南相公恭謹好

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處長吏宜自勵勿致聲聞在河南之下從榮不悅因告思權曰朝廷人皆推從厚共非短我吾將廢棄矣思權曰請相公勿憂萬一有變但思權在處有甲兵足以濟事乃勸從榮招置部曲調弓礪矢陰為之備思權又謂使者曰朝廷教君伴相公終日言弟賢兄弱何也吾輩苟在豈不能與相公為主耶使者懼告馮贇乃密奏之明宗乃詔思權赴京師以秦王之故亦弗之罪也長興末為右羽林都指揮使

遣戍興元閔帝嗣位奉詔從張虔釗討鳳翔洎至岐下思權首倡倒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卒先入城謂唐末帝曰臣既赤心奉殿下俟京城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出紙一幅謂末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末帝命筆書可邠寧節度使及即位授推誠奉國保乂功臣靜難軍節度邠寧衍慶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入為右龍武軍統軍高祖即位除左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天福八年以

疾卒年六十九贈太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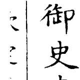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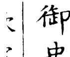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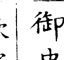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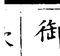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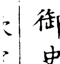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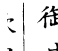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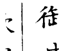
尹暉魏州人也少以勇健事魏帥楊師厚為軍士唐莊宗入魏擢為小校從征河上每于馬前步鬬有功莊宗即位連改諸軍指揮使天成長興中領數郡刺史累遷嚴衛都指揮使唐應順中王師討末帝于岐下暉與楊思權首歸末帝約以鄴都授之末帝即位高祖入洛嘗遇暉于通衢暉馬上横鞭以揖高祖高祖忿之後因謁謂末帝曰尹暉常才以歸命稱先陛下欲令出鎮名藩

外論皆云不當末帝乃授暉應州節度使高祖即位改右衛大將軍時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思竄欲沿汴水奔于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喚未出王畿為人所殺子勲事皇朝累歷軍職遷內外馬步都軍頭見為郢州防禦使

李從璋字子良後唐明宗皇帝之猶子也少善騎射從明宗歷戰河上有平梁之功唐同光末魏之亂軍迎明

宗為帝從璋時引軍自常山過邢邢人以從璋為留後踰月明宗即位受詔領捧聖左廂都指揮使時天成元年五月也八月改大內皇城使加檢校司徒彰國軍節度使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旋以違詛諸部入寇從璋率麾下出討一鼓而破有詔褒之三年四月移鎮滑臺時明宗駐蹕于大梁從璋嘗召幕客謀曰車駕省方藩臣咸有進獻吾為臣為子安得後焉欲取倉廩羨餘以助其用諸君以為何如內有賓介白曰聖上寬而難犯

行宫在近忽致上達則一幕俱罹其罪從璋怒翌日欲引弓射所言者朝廷知之改授右驍衛上將軍長興元年十月出鎮陜州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傅賜忠勤静理崇義功臣四年五月制封洋王是歲明宗厭代閔帝嗣位尋受命代潞王于岐下會潞王舉兵入洛事遂寢高祖即位之元年十二月授威勝軍節度使降封隴西郡公二年九月終于任年五十一鄧人為之罷市思遺愛也詔贈太師從璋性貪黷懼明

宗嚴正自滑帥入居環衛之後以除拜差跌心稍悛悟後歷數鎮與故時幕客不足者相遇無所憾焉蒲陝之日政有善譽改賜忠勤靜理之號良以此也及高祖在位愈畏其法故沒于南陽人甚惜之亦明宗宗室之白眉也子重俊

重俊唐長興清泰中歷諸衛將軍高祖即位遥領池州刺史少帝嗣位授虢州刺史性貪鄙嘗為郡人所訟下御史臺抵贓至重太后以猶子之故救之乃歸罪于判

官髙獻止罷其郡未幾復居環列出典商州商民素貧重俊臨之割剥幾盡復御家不法其奴僕若履湯蹈火忤其意者或鞭之或及之又殺從人孫漢榮掠其妻及受代歸洛漢榮母燕氏獲其子婦以訴于府尹景延廣牙將張守英謂燕曰重俊前朝枝葉今上中表河南尹其何以理不若邀其金帛私自和解策之上也燕從其言授三百緡而止後以青衣趙滿師因不勝楚毒踰垣訴景延廣云重俊與妹私姦及前後不法事延廣奏之

詔遣刑部郎中王瑜鞫之盡得其實併以贓跡彰露而賜死于家

李從温字德基代州崞縣人後唐明宗之猶子也明宗微時從温執僕御之役後養為己子及歷諸藩署為牙校命典廏庫唐同光中奏授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累加檢校司空充北京副留守明宗即位授安國節度使檢校司徒長興元年四月入為右武衛上將軍是歲復出鎮許田明年移北京留守加太傅四年正

月改太平軍節度使五月制封兖王十一月移鎮定州兼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尋又移鎮常山清泰中加同平章事改鎮彭門高祖即位之明年就加侍中七年加兼中書令八年再為許州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封趙國公累加食邑一萬户實食封一千二百户開運二年改河陽三城節度使三年二月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隴西郡王從温始以明宗本枝歴居藩翰無文武才畧資濟代之用凡臨民以貨利為急在常山日都牙

署池潭凡十餘頃皆立木為岸而以修篁環之從溫曰
此何用為悉命伐竹取木鬻于列肆獲其直以實用帑
馬高祖即位從溫時在兖州多創乘輿罷物為宗族切
戒從溫弗聽其妻闞氏素耿介一日厲聲于牙門云李
從溫欲為亂擅造天子法物從溫敬謝悉命焚之家無
敗累闞氏之力也後以多畜駝馬縱牧近郊民有訴其
害稼者從溫曰若從爾之意則我產畜何歸乎其昏愚
多此類也高祖性至察知而不問少帝嗣位太后教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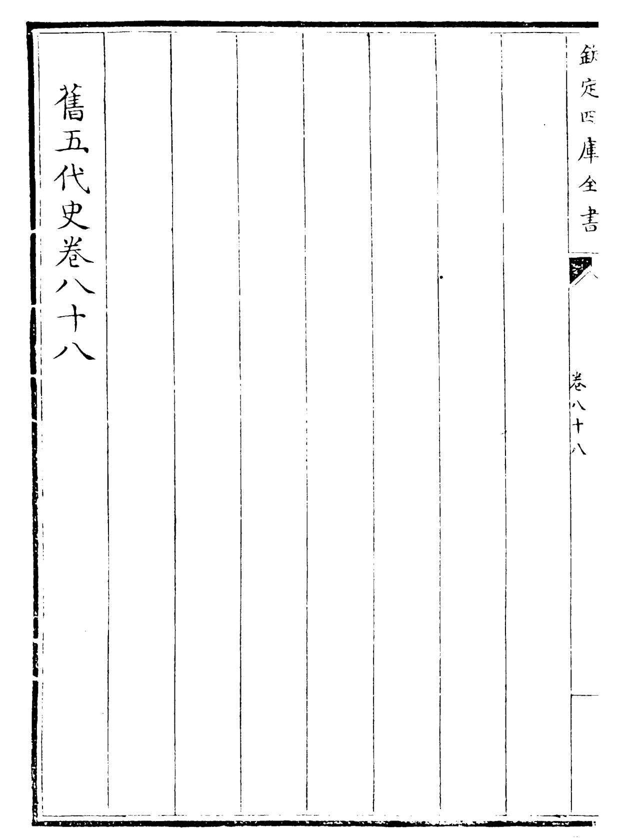
吾只有此兄慎勿繩之故愈加姑息以致年踰耳順終于牖下乃天幸也

張萬進突厥南鄙人也祖拽斤父臘萬進白晳美鬚少而無賴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戰奮不顧命嘗與梁軍對陣持鋭首短刀躍馬獨進及兵刃既刓則易以大鎚左右奮擊出沒進退無敢當者唐莊宗明宗素憐其雄勇復奬其戰功故累典大郡天成長興中歷威勝保大兩鎮節制高祖有天下命為彰義軍節度使所

至不治政由羣下洎至涇原凶恣彌甚每日于公庭列大鼎烹肥羜割胾方寸以啗賓佐皆流涙不能大嚼倏其他顧則致袂中又命巨觶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杯偽飲褰領褫而納之者既沈湎無節惟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為捕賊將領兵數百人入新平郡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詔副使萬庭圭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

憾𤼵虐知其將亡謂庭圭曰氣息將奄不保晨暮促移
就第豈不宜乎庭圭從之萬進尋卒遂以藍轝祕屍而
出即馳騎而奏之詔命既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狠戾謂
長子彥球曰萬庭圭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㦸之奚
為生也庭圭聞之不敢往弔萬進假殯于精舍之下至
轄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為不善
者衆必棄之信矣夫
史臣曰延廣功扶二帝任掌六師亦可謂晉之勲臣矣

然而昧經國之遠圖肆狂言于强敵卒使邦家蕩覆寓縣邱墟書所謂惟口起羞者其斯人之謂歟彥韜既負且乘任重才微盜斯奪之固其宜矣希崇蔚有雄幹老于塞垣未盡其才良亦可惜楊尹二將因倒戈而仗鉞豈義士之所為其餘葢以勳以親咸分屏翰惟萬進之醜德又何暇于譏焉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攷證

晉列傳三景延廣傳契丹迴國使喬榮　榮歐陽史作

瑩迴國使通鑑作迴圖契丹國志仍從是書作迴國

時延廣顧慮其家未能引決　案宋史呇居潤傳晉室

將亡景延廣委其族自洛赴難與是書異

詔贈中書令　案歐陽史作贈侍中

張希崇傳守光敗唐莊宗命周德威鎮其地希崇以舊

籍列于麾下尋遣率偏師守平州　案歐陽史作劉

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軍中為偏將將兵守平州是守光未敗即守平州非為德威所遣也與是書異

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　案遼史天顯元年七月盧龍行軍司馬張崇叛奔唐疑希崇在遼祇名崇歸唐後始加希字也然希崇歸唐在遼太宗時而遼史繫于太祖紀又希崇本繼盧文勝而遼史書其降在盧國用歸唐之前年月皆舛誤

及高祖入洛與契丹方有要盟慮為其所取乃復除靈

武　案通鑑作帝與契丹修好慮其復取靈武

王庭胤傳累歷貝忻密澶隰相六州刺史　案歐陽史

不載相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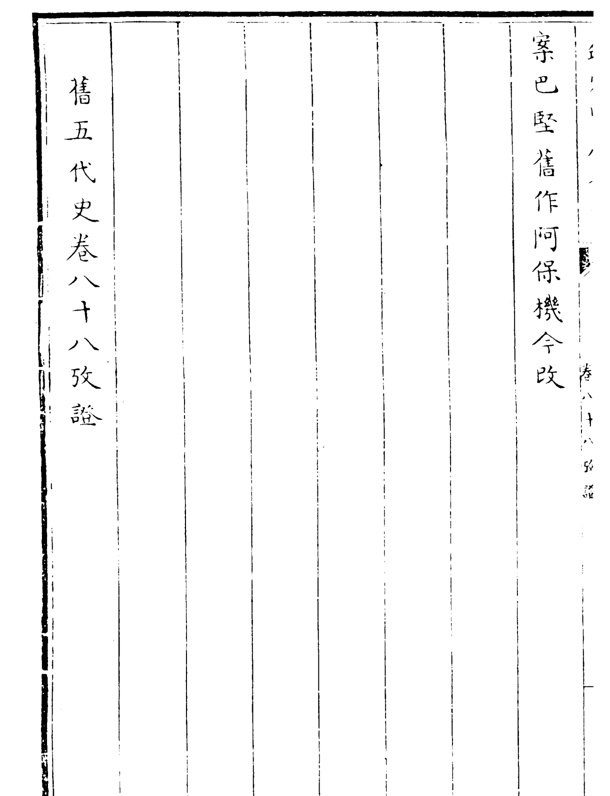
李從璋傳二年五月遷河中節度使三年就加檢校太

傅　案從璋為河中節度以代安重誨也五代史闕

文從璋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曰太傅過禮據此

傳從璋至三年始檢校太傅從鎮河中時不應先稱

為太傅



案巴堅舊作阿保機今改

舊五代史卷八十八攷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九十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五

列傳四

桑維翰字國僑洛陽人也父拱事河南尹張全義為客將維翰身短面廣殆非常人既壯每對鑑自歎曰七尺之身安知一尺之面由是慨然有公輔之望三楚新録馬希範入

覲塗經淮上府桑維翰旅遊楚泗間知其來遽謁之曰僕聞楚之為國挾天子而令諸侯其勢不可謂卑也加以利盡南海公室大富足下之來也非傾府庫之半則不足以供芻粟之費今僕貧者敢以萬金為請情足下濟之希範輕薄公子覩維翰形短而腰長語魯而且醜不覺絶倒而笑旣而與數百縑維翰大怒拂衣而去

性明惠善詞賦春渚記聞桑維翰試進士有司嫌其姓黜之或勸勿試維翰持鐵硯示人曰鐵硯穿乃改業著日出扶桑賦以見志

唐同光中登進士第洛陽縉紳舊聞記桑魏公父拱為河南府客將桑魏公將應舉父乘間告齊王張全義曰某男粗有文性今被同人相率欲取解俟王旨齊王曰有男應舉好可令秀才將卷軸來魏公之父趨下再拜既歸令子侵早投書啓獻文字數軸王請見魏公父敎之趨階王曰不可既應舉便是貢士可歸客司謂魏公父曰他道路不同莫管他終以客禮見王一見奇之

禮遇頗厚是年王力言于 高祖領河陽辟為掌書記歷當時儒臣由是擢上第數鎮皆從及建義太原首預其謀復遣為書求援于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通鑑趙德鈞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亟使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一戰而唐兵瓦解退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忠不信畏大國之彊且素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死狥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

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敵乎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奈何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于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乃從之因指帳前之石謂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及高祖建號制授翰林學士禮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尋改中書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充樞密院使高祖幸夷門范廷光據鄴叛張從賓復自河洛舉兵向闕人心恟恟時有人候于維翰者維翰從容談論怡怡如也時皆服其度量

及楊光遠平鄴朝廷慮兵驕難制維翰請速散其衆尋移光遠鎮洛陽光遠由是怏怏上疏論維翰去公狥私除改不當復營邸肆于兩都之下與民爭利高祖方姑息外將事不獲已因授維翰檢校司空兼侍中出為相州節度使時天福四年七月也先是相州管内所獲盜賊皆籍没其財產云是河朔舊例及維翰作鎮以律無明文具事以奏之詔曰桑維翰佐命功全臨戎寄重舉一方之往事合四海之通規況賊盜之徒律令具載比

為撫萬姓而安萬國豈忍罪一夫而破一家聞將相之善言成國家之美事既資王道實契人心今後凡有賊人准格律定罪不得沒納家資天下諸州皆准此處分自是刼賊之家皆免籍沒維翰之力也歲餘移鎮兖州時吐渾都督白承福為契丹所迫舉衆内附高祖方通好于契丹拒而不納鎮州節度使安重榮患契丹之強欲謀攻襲戎師往返路出于真定者皆潛害之密與吐谷渾相結至是納焉而致于朝既而安重榮抗表請討

羿丹且言吐渾之請是時安重榮握強兵據重鎮恃其驍勇有飛揚跋扈之志晉祖覽表猶豫未決維翰知重榮已畜奸謀且懼朝廷違其意乃密上疏曰竊以防未萌之禍亂立不拔之基扃上繫聖謀動符天意非臣淺陋所可窺圖然臣逢世休明致位通顯無功報國省已愧心其或事繫安危理關家國苟猶緘默實負君親是以區區之心不能自已近者相次得進奏院狀報吐渾首領白承福已下舉衆内附鎮州節度使安重榮上表

請討契丹臣方逞朝闕未測端倪竊思陛下頃在并汾
初罹屯難師少糧匱援絶計窮勢若綴旒困同懸磬契
丹主弦玉塞躍馬龍城亘度陰山徑絶大漠萬里赴難
一戰夷凶救陛下累卵之危成陛下覆盂之業皇朝受
命于此六年彼此通歡亭障無事雖卑辭降節屈萬乘
之尊而庇國息民實數世之利今者安重榮表契丹之
罪方恃勇以請行白承福畏契丹之強將假手以報怨
恐非遠慮有惑聖聰方今契丹未可與爭者有其七焉

契丹數年來最強盛侵伐鄰國吞滅諸蕃救援河東功成師克山後之名藩大郡盡入封疆中華之精甲利兵悉歸廬帳即今土地廣而人民衆戎器備而戰馬多此未可與争一也契丹自告捷之後鋒鋭氣雄南軍因敗衄已來心沮膽怯況今秋夏雖稔而帑廩無餘黎庶雖安而貧弊益甚戈甲雖備而鍛礪未精士馬雖多而訓練未至此未可與争者二也契丹與國家恩義非輕信誓甚篤雖多求取未至侵凌豈可先發釁端自為戎首

縱使因茲大克則後患仍存其或偶失沈機則追悔何及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茍議輕舉安得萬全未可與爭者三也王者用兵觀釁而動是以漢宣帝得志于匈奴因單于之爭立唐太宗立功于突厥由頡利之不道方今契丹王抱雄武之量有戰伐之機部族輯睦蕃國畏伏土地無災孳畜繁庶蕃漢雜用國無釁隙此未可與爭者四也引弓之民遷徙鳥舉行逐水草軍無饋運居無竈幕往無營柵便若澀任勞役不畏風霜不顧

飢渴皆華人之所不能此未可與爭者五也戎人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于隘險趙魏之北燕薊之南千里之間地平如砥步騎之便較然可知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強敵之衆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速返我歸而彼至我出而彼迴則禁衛之驍雄疲于奔命鎮定之封境畧無遺民此未可與爭者六也議者以陛下于契丹有所供億謂之耗蠹有所卑遜謂之屈辱微臣所見則曰

不然且以漢祖英雄猶輸貸于冐頓神堯武略尚稱臣于可汗此謂達于權變善于屈伸所損者微所利者大必若因茲交構遂成釁隙自此則歲歲徵發日日轉輸困天下之生靈空國家之府藏此為耗蠧不亦甚乎兵戈既起將帥擅權武吏文臣過求姑息邊藩遠郡得以驕矜外剛内柔上陵下替此為屈辱又非多乎此未可與争者七也願陛下思社稷之大計采將相之善謀勿聽樊噲之空言宜納婁敬之逆耳然後訓撫士卒養育

黔黎積穀聚人勸農習戰以俟國有九年之積兵有十倍之强主無内憂民有餘力便可以覩彼之變待彼之衰用已之長攻彼之短舉無不克動必成功此計之上者也惟陛下熟思之臣又以鄴都襟帶山河表裏形勢原田沃衍户賦殷繁乃河朔之名藩實國家之巨屏即今主帥赴闕軍府無人臣竊思慢藏誨盜之言恐非勇夫重閉之意願迴深慮免起姦謀欲希陛下暫整和鑾畧謀巡幸雖櫛風沐雨上勞于聖躬

而杜漸防微實資于睿畧省方展義今也其時臣受
主恩深憂國情切智小謀大理淺詞繁俯伏惟懼于
僭踰裨補或希于萬一謹冒死以聞疏奏留中不出
高祖召使人于内寢傳密旨于維翰曰朕北以北面事
之煩懣不快今省所奏釋然如醒朕計已決卿可無憂
七年夏高祖駕在鄴都維翰自鎮來朝改授晉昌軍節
度使少帝嗣位徵拜侍中監修國史頻上言請與契丹
和為上將景延廣所否明年楊光遠搆契丹有澶淵之

役凡制敵下令皆出于延廣維翰與諸相無所與之及契丹退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戎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少帝乃出延廣守洛以維翰守中書令再為樞密使弘文館大學士繼封魏國公事無巨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然權位既重而四方賂遺咸湊其門故仍歲之間積貨鉅萬由是澆競輩得以興謗未幾內客省使李彥韜端明殿學士馮玉皆以親舊用事與維翰不恊間言稍入維翰漸

見疎忌將加黜退賴宰相劉昫李崧奏云維翰元勲且無顯過不宜輕有進退少帝乃止尋以馮玉爲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後因少帝微有不豫維翰曾密遣中使達意于太后請爲皇弟重睿擇師傅以教道之少帝以此疑其有他俄而馮玉作相與維翰同在中書會舍人盧賈秩滿玉乃下筆除賈爲工部侍郎維翰曰詞臣除此官稍慢恐外有所議因不署名屬維翰休假玉竟除之自此維翰與玉尤不相協俄因少帝以重睿擇師傅

言于王玉遂以詞激少帝尋出維翰為開封府尹維翰稱足疾罕預朝謁不接賓客是歲秋霖經月不歇一日維翰出府門由西街入内至國子門馬忽驚逸御者不能制維翰落水久而方蘇或言私邸亦多怪異親黨咸憂之及戎王至中渡橋維翰以國家安危繫在朝夕遖詣執政異其議又求見帝復不得對維翰退而謂所親曰若以社稷之靈天命未改非所能知也若以人事言之晉氏將不血食矣開運三年十二月十日王師既降

契丹十六日張彥澤以前鋒騎軍陷成都城戎王遣使遺太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景延廣遠來相接甚是好事是日凌旦都下軍亂宮中火發維翰時在府署左右勸使逃避維翰曰吾國家大臣何所逃乎卽坐以俟命時少帝已受戎王撫慰之命乃謀自全之計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圖之張彥澤既受少帝密旨復利維翰家財乃稱少帝命召維翰維翰束帶乘馬行及天街與李崧相遇交談之次有軍吏

于馬前揖維翰赴侍衛司維翰知其不可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翻令維翰死之何也崧甚有愧色是日彦澤遣兵守之十八日夜為彦澤所害時年四十九即以衣帶加頸報戎王云維翰自經而死戎王報曰我本無心害維翰維翰不合自致戎王至闕使人驗其狀令殯于私第厚撫其家所有田園邸第並令賜之及漢高祖登極詔贈尚書令維翰少時所居恒有魑魅家人咸畏之維翰往往被竊其衣攝其巾櫛而未嘗改容當

兩朝秉政出上將楊光遠景延廣俱為洛川守又嘗一制除節將十五人各領軍職無不屈而服之理安陽除民獘二十餘事在兖海擒豪賊過千人亦寇恂尹翁歸之流也開運中朝廷以長子垣為屯田員外郎次子塤為祕書郎維翰謂同列曰漢代三公之子為郎廢已久矣近或行之甚諠外議乃抗表固讓不受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塤為祕書省正字議者美之初高祖在位時詔廢翰林學士院由是併内外制皆歸閣下命舍人直内

廷數年之間尤重其選及維翰再居宥密不信宿奏復置學士院凡署職者皆其親舊時議者以維翰相業素高公望所屬雖除授戚黨亦弗之咎也

五代史補桑維翰形貌甚怪往往見之者失次張彥澤素以驍勇稱每謁候雖冬月未嘗不雨汗及中渡變生彥澤引蕃部至欲逞其威乃領衆突入開封府弓矢亂發且問桑維翰安在維翰聞之乃厲聲曰吾為大臣使國家如此其死宜矣張彥澤安得無禮乃升廳安坐謂彥澤曰汝有何功帶使相已臨方面當國家危急不能盡犬馬之力以為報効一旦背叛助戎作威為賊汝心安乎彥澤覩其詞氣慨然股慄不敢仰視退曰吾不知桑維翰何人今日之下威稜猶如此其再可見耶是夜令壯士就府縊殺之當維翰之縊也猶瞋目直視噓其氣再三每一噓皆有火出其

光赫然三噓之外火盡滅就視則奄然矣

趙瑩字玄輝華陰人也曾祖溥江陵縣丞祖孺祕書正字父居晦為農瑩風儀美秀性復純謹梁龍德中始解褐為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鎮陜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為騎將將行留瑩監修金天神祠功旣集忽夢神召于前亭待以優禮謂瑩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遺一劒一笏覺而駭異明宗卽位以高祖為陜府兩使留後瑩時在郡以前官謁之一見如舊相識卽奏

署管記高祖歷諸鎮皆從之累使闕下官至御史大夫
賜金紫高祖再鎮并州位至節度叛官高祖建號授瑩
翰林學士承旨金紫光祿大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事
尋遷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車駕入洛使持聘
謝契丹及還加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判戶部初瑩為
從事丁母憂高祖不許歸華下以麤縗隨幕人或短之
及入相以敦讓汲引為務監修國史日以唐代故事殘
缺署能者居職纂補實錄及修正史二百卷行于時瑩

首有力焉少帝嗣位拜守中書令明年撿校太尉本官出為晉昌軍節度使是時天下大蝗境内捕蝗者獲蝗一斗給粟一斗使饑者獲濟遠近嘉之未幾移鎮華州歲餘入為開封尹開運末馮玉李彦韜用事以桑維翰才望素重而瑩柔而可制因共稱之乃出維翰復瑩相位加弘文館大學士及李崧馮玉議出兵應接趙延壽而以杜重威為都督部署瑩私謂馮李曰杜中令國之懿親所求未愜心恒怏怏安可更與兵權若有事邊陲

只李守貞將之可也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遷少帝于北塞瑩與馮玉李彥韜俱從契丹永康王代立授瑩太子太保周廣順初遣尚書左丞田敏報命于契丹遇瑩于幽州瑩得見華人悲悵不已謂田敏曰老身漂零寄于此近聞室家喪逝弱子無恙蒙中朝皇帝倍加存恤東京舊第本屬公家亦聞優恩特給善價老夫至死無以報效于是南望稽首涕泗橫流先是漢高祖以入蕃將相第宅徧賜隨駕大臣故以瑩第賜周太祖太祖時

為樞密副使召瑩子前刑部郎中易則告之曰所賜第除素屬版籍外如有別契券為已所置者可歸本貫郎以千餘緡遺易則易則惶恐辭讓周太祖堅與之方受故瑩言及之未幾瑩卒于幽州時年六十七瑩初被疾遣人祈告于契丹主願歸骨于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契丹主閔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歎久之詔贈太傅仍賜其子絹五百疋以備喪事令歸葬于華陰故里

劉昫字耀遠涿州歸義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學優贍與兄暄弟皡俱有鄉曲之譽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獲免後居上國大寧山與呂夢竒張麟結庵共處以吟誦自娱會定州連帥王處直以其子都為易州刺史署昫為軍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還鄉都招昫至中山會其兄暄自本郡至都薦于其父尋署為節度衙推不踰歲命為觀察推官歷二年都篡父位時都有容和少微素嫉

晅搆而殺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陽節度使李存審辟為從事莊宗即位授太常博士尋擢為翰林學士繼改膳部員外郎賜緋比部郎中賜紫丁母憂服闋授庫部郎中依舊充職明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歷户部侍郎端明殿學士明宗重其風儀愛其温厚長興中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平章事時昫入謝遇大祠明宗不御中興殿閤門白舊禮宰相謝恩須正殿通喚請俟來日樞密使趙延壽曰命相之制下已數日中謝無宜後時因

即奏之遂謝于端明殿昫自端明殿學士拜相而謝于本殿士子榮之清泰初兼判三司加吏部尚書門下侍郎監修國史時與同列李愚不協動至忿爭時論非之末幾俱罷知政事昫守右僕射以張延朗代判三司初唐末帝自鳳翔至切于軍用時王玫判三司詔問錢穀玫具奏其數及命賞軍甚愆于素通鑑帝問王玫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末帝怒用昫代玫昫乃搜索簿書命判官高延賞計窮詰勾及積年殘租或塲務販負皆虛

係賬籍條奏其事請可徵者急督之無以償官者蠲除之通鑑清泰二年八月通諸道逋租賦三十八萬吏民相與歌詠唯主典怨沮及罷相之日羣吏相賀昫歸無一人從之者蓋憎其太察故也天福初張從賔作亂于洛陽害皇子重乂詔為東都留守判河南府事尋以本官判鹽鐵未幾奉使入契丹還遷太子太保兼左僕射封譙國公俄改太子太傅開運初授司空平章事監修國史復判三司契丹主至不改其職昫以眼疾乞休致契丹主授昫守太保

挈丹主北去留于東京其年夏以病卒年六十漢高祖登極贈太保初昫避難河朔匿于北山蘭若有賈少瑜者為僧輟衾袍以溫燠之及昫官達致少瑜進士及第拜監察御史聞者義之

馮玉以下有闕文歐陽史云字景臣定州人也少帝嗣位納馮后于中宮后即玉之妹也玉既聯戚里恩寵彌厚俄自知制誥中書舍人出為潁州團練使遷端明殿學士戶部侍郎尋加右僕射軍國大政一以委之以下有闕文通鑑云馮玉每善承迎帝意由是益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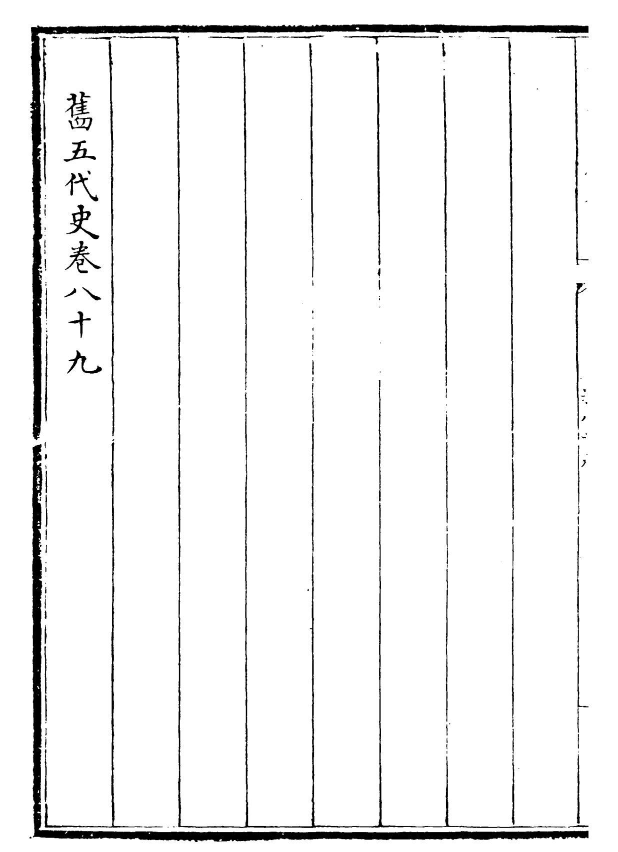
寵嘗有疾在家帝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馮玉出乃得除其倚任如此玉乘勢弄權四方賂遺輻輳其門由是朝政益壞張彥澤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翌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諂彥澤且請引送玉璽于契丹主將利其復用玉從少帝北遷契丹命為太子太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其子傑自幽州不告父而亡歸玉懼譴責尋以憂恚卒于蕃中五代史補馮玉嘗為樞密使有朝使馬承翰素有口辨一旦持刺來謁玉玉覽刺輒戲曰馬既有汗宜卸下鞍承翰應聲曰明公姓馮可謂死囚逢獄玉自以失言遽延而謝之

殷鵬字大舉大名人也以儁秀為鄉曲所稱弱冠擢進士第唐閔帝之鎮魏州聞其名辟為從事及即位命為右拾遺歷左補闕考功員外郎充史館修撰遷刑部郎中鵬姿顏若婦人而性巧媚天福中擢拜中書舍人與馮玉同職玉本非代言之才所得詞目多託鵬為之玉嘗以姑息字問于人人則以辜負字教之玉乃然之當時以為笑端鵬之才比玉雖優其纖佞過之後玉出郡借第以處之分祿食之及玉為樞密使擢為本院學士

每有庶寮秉鄭謁王故事宰臣以履見之鵬多在王所見客亦然有丞郎王易簡退而有言鵬銜之及羿丹入汴有人獲玉與鵬有籤記字皆朝廷上列有不得志欲左授者則易簡是其首焉玉既北行鵬以尋以病卒

史臣曰維翰之輔晉室也罄弼諧之志參締搆之功觀其効忠亦可謂社稷臣矣況和戎之策固非誤計及國之亡也彼以滅口為謀此掇殺身之禍則畫策之難也豈期如是哉是以韓非慨慷而著說難者當為此也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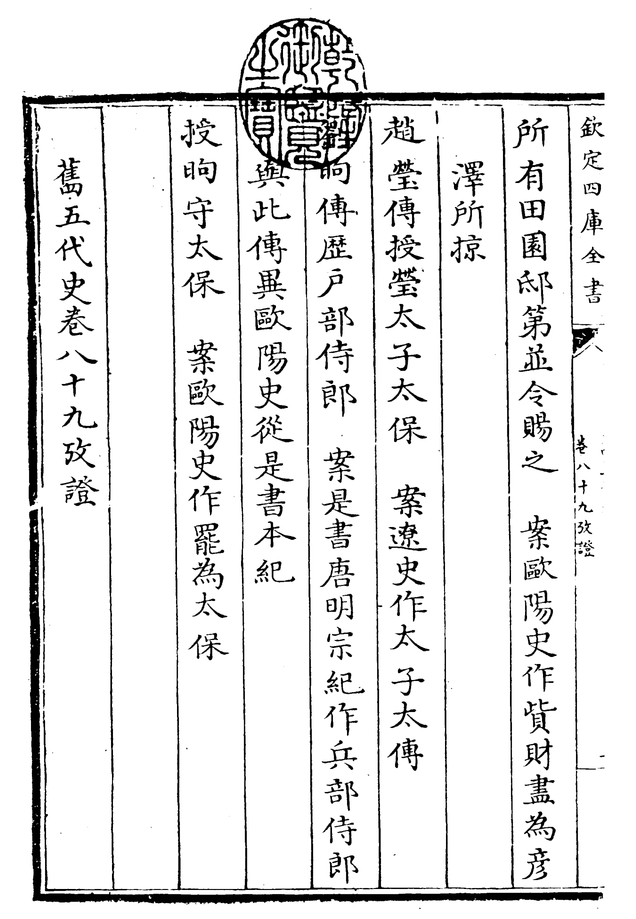
夫趙瑩隙會風雲優游藩輔雖易簀于絶域終歸柩于故園蓋仁信之行通于遐邇故也劉昫有真相之才克全嘉譽馮玉乘君子之器終殁窮荒其優劣可知矣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攷證

晉列傳四桑維翰傳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戎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　案歐陽史作維翰陰使人說帝與是書同通鑑作或謂帝曰欲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與是書異

張彥澤旣受少帝密旨　案通鑑攷異云彥澤旣降契丹豈肯復受少帝之命當係彥澤自以私怨殺維翰非受命于少帝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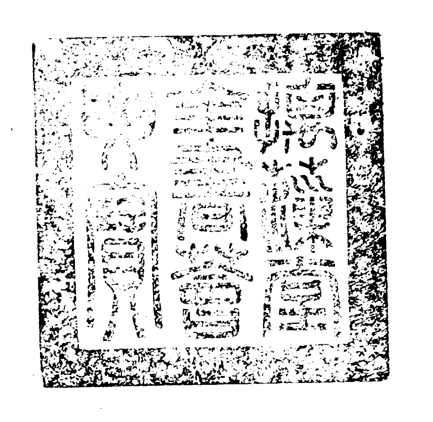
所有田園邸第並令賜之　案歐陽史作貲財盡為彥澤所掠

趙瑩傳授瑩太子太保　案遼史作太子太傅

劉昫傳歷戶部侍郎　案是書唐明宗紀作兵部侍郎與此傳異歐陽史從是書本紀

授昫守太保　案歐陽史作罷為太保

舊五代史卷八十九攷證



總校官編修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謝雲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舊五代史卷九十至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四百九十一

舊五代史卷九十

宋門下侍郎參知政事監修國史薛居正等撰

晉書第十六

列傳五

趙在禮字幹臣涿州人也曽祖景裕祖士廉皆不仕父元德盧臺軍使在禮始事燕帥劉仁恭為小校唐光化末仁恭遣其子守文逐浮陽節度使盧彦威據其城升

在禮為軍使以佐守文及守文死事其子延祚為守光所害守光子繼威復為部將張萬進所殺在禮遂事萬進萬進奔梁在禮乃與滄州留後毛璋歸太原同光末為效節指揮使屯于貝州會軍士皇甫暉等作亂推指揮使楊晸為帥晸不從為衆所害擕晸首以脅在禮在禮知其不可拒遂從之以四年二月六日引衆入鄴在禮自稱留後宋史張錫傳趙在禮舉兵丁鄴瀕河諸州多搆亂錫權知棣州事即出省錢賞軍皆大悅一郡獨全棣人賴之唐莊宗遣明宗率師討之會城下軍亂在

禮迎明宗入城事具唐書天成元年五月授滑州節度使檢校太保制下在禮密奏軍情未欲除移且乞更伺少頃尋就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興唐尹既而在禮將皇甫暉趙進等相次除郡赴任歐陽史皇甫暉傳明宗卽位暉自軍卒擢拜陳州刺史九國志趙進傳天成初除貝州刺史鄴都衙内指揮使在禮乃上表乞移旌節十二月授滄州節度使二年七月移鎮兗州長興元年入為左驍衛上將軍俄改同州節度使會高祖受明宗命統大軍伐蜀以在禮充西川行營步軍都指

揮使收剱州而還四年移鎮襄州清泰三年授宋州節度使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高祖登極移鎮鄆州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封衛國公天福六年七月授許州節度使八年四月移鎮徐州進封楚國公開運元年以契丹為患少帝議北征八月朔降制命一十五將以在禮為北面行營馬步都虞候十一月改行營副都統都虞候如故受詔屯澶州再除兖州節度使依前副都統三年正月授晉昌軍節度使時少帝為其子延煦娶在禮女

為妻禮會之日其儀甚盛京師以為榮觀五月進封秦國公累食邑至一萬三千戶實封一千五百戶在禮歷十餘鎮善治生殖貨積財鉅萬兩京及所莅藩鎮皆邸店羅列在宋州日值天下飛蝗為害在禮使比戶張幟鳴鼙鼓蝗皆越境而去人亦服其智焉凡聚歛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闕時契丹首領奚王伊喇等在洛下在禮望塵致敬首領等倨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

泊于逆旅聞同州劉繼勲為契丹所鏁大驚丁未歳正月二十五日夜以衣帶就馬櫪自絞而卒年六十六漢高祖即位贈中書令在禮凡四子雖歴内職皆早卒孫延勲仕皇朝歴岳蜀二州刺史五代史補趙在禮之在宋州也所為不法百姓苦之一旦下制移鎮永興百姓欣然相賀曰此人若去可為眼中拔釘子何快哉在禮聞之怒欲報拔釘之謗遽上表更求宋州一年時朝廷姑息勲臣詔許之在禮于是命吏籍管内戸口不論主客每歳一千納之于家號曰拔釘錢莫不公行督責有不如約則加之鞭朴雖租賦亦不若也是歳獲錢百萬

馬全節字大雅魏郡元城人也父文操本府軍校官至

檢校尚書左僕射以全節之貴累贈太師全節少從軍旅同光末為捉生指揮使趙在禮之據魏州也為鄴都馬步軍都指揮使唐明宗即位授檢校司空歷博單二州刺史天成三年賜竭忠建策興復功臣移刺鄆州長興初就加檢校司徒在郡有政聲俄授河西節度使時明宗命高祖伐蜀師次岐山全節赴任及之具軍容謁于轅門高祖以地理隔越乃奏還焉移沂州刺史清泰初為金州防禦使會蜀軍攻其城州兵纔千人兵馬

都監陳知隱懼託以他事出城領三百人順流而逸賊既盛人情憂沮全節悉家財以給士復出竒拒戰以死繼之賊退朝廷嘉其功詔赴闕將議賞典時劉延朗為樞密副使邀其厚賄全節無以賂之謂全節曰絳州闕人請事行計全節不樂告其同輩由是衆口諠然以為不當皇子重美為河南尹聞而奏焉清泰帝召全節謂曰滄州之帥欲命卿制置翌日授横海軍兩使留後高祖即位加檢校太保正授旌節天福五年授檢校太傅

移鎮安州時李金全據州叛引淮軍為援因命全節將兵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改昭義軍節度澤潞遼沁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六年秋移鎮邢州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安重榮之叛也授鎮州行營副招討兼排陣使與重榮戰于宋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充義武軍節度易定祁等州觀察處置北平軍等使八年秋丁母憂尋起復馬屬契丹侵寇加之蝗旱國家有所徵發全節朝受命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開運元

年秋授鄴都留守檢校太師兼侍中廣晉尹幽州道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使尋加天雄軍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之戰甚有力焉全節始拜鄴都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襴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遘逡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榮之二年授順國軍節度使未赴鎮卒年五十五贈中書令全節事母王氏至孝位歷方鎮溫清面告畢盡其敬政事動與幕客謀議故鮮有敗事鎮中山日杜重威為恒州奏括

境内民家粟時軍吏引重威例堅請行之全節曰邊民遇蝗旱而家食方困官司復擾之則不堪其命矣我為廉察安忍效尤百姓稱其德先是全節自上黨携歌妓一人之中山館于外舍有人以讒言中之全節害之及詔除恒陽遇疾數見其妓厭之復來妓曰我已得請要公俱行全節具告家人數日而卒子令威歴隰陳懷三州刺史卒

張筠海州人也父傳古世為郡之大商唐乾符末屬江

淮俶擾遂徙家彭門時彭門連帥時溥為東南面招討使據有數郡之地擢筠為偏將累有軍功奏授宿州刺史後溥與梁祖不協梁人進攻宿州下之獲筠以歸梁方圖霸業以筠言貌辯秀命為四鎮客將久之轉長直軍使梁革唐命遷右龍武統軍歷客省使宣歙使出為復商二州刺史復為宣歙使梁室割相衛為昭德軍命筠為兩使留後唐莊宗入魏筠委城南歸授右衛上將軍會雍州康懷英以病告詔筠往代之比至懷英已卒

因除筠為永平軍節度使大安尹懷英在長安日家財甚厚筠盡奪之復于大内掘地繼獲金玉時有涇陽鎮將侯莫威前與温韜同剽唐氏諸陵大貯瓌異之物筠乃殺威而籍其家遂蓄積巨萬然性好施每出遇貧民于路則給與口食衣物境内除省賦外未嘗聚斂遂致百姓不撓十年小康秦民懷惠呼為佛子同光中從郭崇韜為劒南安撫使蜀平歸洛權領河南尹俄鎮興元所治之地上下安之筠時有疾軍州官吏久不得見副

使符彦琳等面請問疾筠又不諾彦琳等疑其已死慮
左右有謀遂請權交牌印筠命左右收彦琳下獄以叛
聞詔取彦琳等至洛釋而不問因授筠西京留守誘離
興元及至長安守兵閉門不内筠東朝于洛詔遣歸第
筠前為京兆尹奉詔殺偽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貨悉
私藏于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邃聲樂飲饍
恣其所欲十年之内人謂地仙天福二年上表乞歸長
安俄而洛下張從賓之亂筠獨免其難人咸謂筠有五

福之具美焉是歲卒于家贈太子太師弟籛
籛字慕彭少嗜酒無節為鄉里所鄙唐天復中兄筠為
大梁四鎮客將籛自海州省兄兄薦于兗州連帥王瓚
用為裨校籛性桀黠善事人累遷軍職後唐莊宗都洛
筠鎮長安自衙內指揮使授檢校司空右千牛衛將軍
同正領饒州刺史西京管內三白渠營田制置使同光
末筠隨魏王繼岌伐蜀奏籛知西京留守事蜀平王衍
挈族入朝至秦川驛莊宗遣中使向延嗣乘驛騎盡戮

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于延嗣俄聞莊宗遇内難繼岌軍次興平籛乃斷咸陽浮橋繼岌浮渡至渭南死之一行金寶妓樂籛悉獲之俄而明宗使人誅延嗣延嗣暗遁（九國志明宗即位忿閹豎輩怙勢擅權先勅使四方及此遁不出者皆擒戮之死者殆盡）衍之行裝復為籛有因為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于窟室明宗即位籛進王衍犀玉帶各二馬一百五十匹魏王打毬馬七十匹旋除沂州刺史入為西衛將軍高祖即位之明年加檢校太保出典密州未幾復居環衛時湖南馬

希範與鐩有舊奏朝廷請命鐩為使允之鐩密賫蜀之奇貨往售又獲十餘萬緡以歸鐩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為比少帝嗣位詔遣往西蕃及迴以其馬劣為有司所糾復當路有不足者遂有詔徵其舊價鐩上言請貨故京田業許之因憤惋成病而卒鐩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憇于大塜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置于前而去未幾復于衙院晝卧見二鷰相鬬畢各銜一錢落于鐩首前後

所獲三錢甞秘于巾箱識者以為大富之徵其後家雖厚積性實鄙悋未嘗與士大夫游處及令市馬利在私門不省咎以輸其直鬱鬱致死愚之甚耶

華温琪字德潤宋州下邑人也祖楚以農為業父敬忠後以温琪貴官至檢校尚書温琪長七尺餘唐廣明中從黄巢為紀綱巢陷長安偽署温琪為供奉都知巢敗奔至滑臺以形貌魁岸懼不自容乃投白馬河下流俄而浮至淺處會行人救免又登桑自經枝折墜地不死

夜至胙縣界有田父見温琪非常人遂匿于家經歲餘會梁將朱友裕為濮州刺史召募勇士温琪往依之友裕署為小校漸升為馬軍都將從友裕擊秦宗權于曹南有功奏加檢校太子賓客梁祖擢為開道指揮使加檢校工部尚書出屯鄜畤會延州胡璋叛命來冦郡境温琪擊退之尋奉詔營長安以功遷絳州刺史歲餘刺棣州温琪以州城每年為河水所壞居人不堪其苦表請移于便地朝廷許之板築既畢賜立紀功碑仍加檢

校尚書左僕射繼遷齊州晉州節度使温琪在平陽日

唐莊宗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為定

昌軍以温琪為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旣而温琪臨民失

政嘗掠人之妻為其夫所訴罷入為金吾大將軍時梁

末帝方姑息諸侯重難其命故責詞云若使行峻典謂

予不念功勲若全廢舊章謂我不安黎庶為人君者不

亦難乎温琪大有愧色俄轉右監門衛上將軍右龍武

統軍會河中朱友謙叛權授温琪汝州防禦使河中行

營排陣使尋為耀州觀察留後莊宗入洛溫琪來覲詔改耀州為順義軍復以溫琪鎮之加推忠向義功臣同光末西蜀既平命溫琪為秦州節度使明宗即位因入朝願留闕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衛上將軍逐月別賜錢粟以豐其家踰歲明宗謂樞密使安重誨曰溫琪舊人宜選一重鎮處之重誨奏以天下無闕他日又言之重誨素強愎對曰臣累奏未有闕處可替者唯樞密院使而已明宗曰可重誨不能答溫琪聞其事懼為權臣

所怒幾致成疾由是數月不出俄拜華州節度使依前
光祿大夫檢校太傅進封平原郡開國公累加食邑至
三千户温琪至任以巳俸補葺祠廟廨舍凡千餘閒復
于郵亭創待客之具華而且固往來稱之清泰中上表
乞骸骨歸宋城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
終于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安崇阮字晉臣潞州上黨人也少倜儻有詞辨善騎射
父文祐為牙門將唐光啟中潞州軍校劉廣逐節度使

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其後孟方立據邢洺率兵攻上黨朝廷以文祐本潞人也授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歿于陣昭宗朝宰臣崔魏公以文祐歿于王事薦崇阮于朝自是累任諸衞將軍梁氏革命以崇阮明辯遣使吳越迴以所獲槖裝悉充貢奉梁祖嘉之故每歲乘軺于江浙閩及迴貢獻皆如初梁末帝嗣位授客省使知齊州事時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冀王友

謙以河中叛末帝使段凝領軍經略蒲晉詔崇阮監軍又知華雍軍府事朞年授青州兵馬留後入為諸衛上將軍唐天成中授黔南節度使檢校太保尋移鎮夔州以蜀寇侵逼棄城歸闕改晉州節度使復為諸衛上將軍高祖登極之二年詔葬梁末帝以崇阮梁之舊臣令主葬事崇阮盡哀致禮以襄其事時人義之五年以老病請告授右衛上將軍致仕開運元年九月卒于西京贈太傅

楊彦詢字成章河中寶鼎人父規累贈少師彦詢年十三事青帥王師範有書萬卷以彦詢聰悟使掌之及長益加親信常委監護郡兵及梁將楊師厚降下青州彦詢隨師範歸命洎師範見殺楊師厚領鄴召置麾下俾掌賓客唐莊宗入魏復事焉同光元年冬從平大梁升為引進副使將命西川及淮南稱旨累遷内職明宗時為客省使檢校司徒使兩浙迴授德州刺史末帝即位改羽林將軍時高祖鎮太原朝廷疑貳以彦詢沉厚擇

充北京副畱守清泰末以宋審虔為北京畱守高祖深懷不足以情告彥詢彥詢恐高祖失臣節乃曰不知太原兵甲芻粟幾何可敵大國否請明公反覆慮之葢欲迴其意也高祖曰我不忩小人相代方寸決矣彥詢知其不可諫遂止左右欲害之高祖曰唯副使一人我自保明爾勿復言也及即位授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旋改宣徽使從高祖入洛加左驍衛上將軍兼職天福二年秋出為鄧州節度使歲餘入為宣徽使四年使于契

丹六年春授邢州節度使檢校太傅時鎮州安重榮有不臣之狀彦詢憂其窺伺會車駕幸鄴表求入覲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移兵犯境復命彦詢使焉仍恐重榮要之由滄州路以入蕃戎王果怒重榮彦詢具言非高祖本意蓋如人家惡子無如之何尋聞重榮犯闕乃放還七年春授華州節度使檢校太尉在任二年屬部内蝗旱道殣相望彦詢以官粟假貸州民頼之存濟者甚衆開運初以風痺授右金吾衛上將軍俄

卒于官年七十四贈太子太師

李承約守德儉薊州人也曾祖瓊薊州别駕贈工部尚書祖安仁檀州刺史贈太子太保父君操平州刺史贈太子少師承約性剛健篤實少習武事弱冠為幽州牙門校遷山後八軍廵檢使屬劉守光囚殺父兄名儒宿將經事父兄者多無辜被戮自以握兵在外心不自安時屬唐武皇召募英豪方開霸業乃以所部二千歸于并州即補匡霸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兼領貝州刺史

從破夾寨及與梁人戰于臨清有功再遷洺汾二州莊宗卽位授檢校司空磁州刺史為治平直移授潁州團練使天成中以邠州節度使毛璋將圖不軌乃命為涇州節度副使且承密旨往偵之旣至以善言諭之璋乃受代明宗賞其能加檢校太保拜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蜑不敢犯境外勸農桑内興學校凶邪盡去民皆感之故父老數輩重趼詣闕言其政化又聽留周歲徵為左衛上將軍自左龍武統軍加特進檢校太傅

充昭義軍節度使賜推忠奉節翊戴功臣歲餘歸朝復為左龍武統軍高祖御宇之二年授左驍衛上將軍進封開國公累上表請老尋以病卒時年七十五贈太子太師

陸思鐸潼州臨黄人父再端贈光祿卿思鐸有武幹梁太祖領四鎮隷于麾下及即位授廣武都指揮使歷突陣拱辰軍使積前後戰勲累官至檢校司徒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遥領恩州刺史初梁軍與莊宗對壘于河上

思鐸以善射曰預其戰嘗于箭笴之上自鏤其姓名一日射中莊宗之馬鞍莊宗拔箭視之覩思鐸姓名因而記之及莊宗平梁思鐸以例來降莊宗出箭以視之思鐸伏地待罪莊宗慰而釋之尋授龍武右廂都指揮使加檢校太保天成中為深州刺史改雄捷右廂馬軍都指揮使會南伐荆門思鐸亦預其行時高季興以舟兵拒王師思鐸每發矢中敵則洞胷達掖由是賊鋒稍挫不敢輕進諸軍咸壯之高祖革命拜陳州刺史秩滿歷

左神武羽林二統軍出為蔡州刺史遇代歸朝天福八年以疾卒時年五十四思鐸典陳郡日甚有惠政常戒諸子曰我死則藏骨于宛丘使我棲魂于所理之地及卒乃葬于陳從其志也

安元信朔州馬邑人也少善騎射後唐莊宗為晉王時元信詣軍門求自効尋隷明宗麾下累從莊宗征討有功明宗即位擢為捧聖軍使加檢校兵部尚書清泰三年遷雄義都指揮使受詔屯于代州太守張朗遇之甚

厚元信亦以兄事之是歲五月高祖建義于太原俄聞契丹有約赴難元信入說朗曰張敬達雖圍太原而兵尚未合代郡當鴈門之衝敵至其何以禦僕觀石令公素長者舉必成事若使人道意歸欵俟其兩端亦求全之上策也朗不納元信悔以誠言之反相猜忌尋聞安重榮安審信相次以騎兵赴太原元信遂率部曲以歸

高祖通鑑元信謀殺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掠百井奔晉陽

高祖見之喜謂元信曰爾覩何利害背強歸弱元信曰某非

知星識氣唯以人事斷之夫帝王者出語行令示人以信嘗聞主上許令公河東一生今遽改之是自欺也且令公國之密親親尚不能保肯保天下之心乎以斯而言見其亡也何得為強也高祖知其誠因開懐納之委以戎事高祖即位之元年授耀州團練使加檢校太保四年入為右神武統軍其年八月復出牧洺州少帝嗣位尋遷宿州九年罷任來朝開運初授復州防禦使三年卒于任年六十三贈太傅

張朗徐州蕭縣人父楚贈工部尚書朗年十八善射膂力過人鄉里敬憚之梁祖聞其名就補蕭縣鎮使充吾縣都遊弈使時朗年纔二十三歲餘補宣武軍內衙都將歷洺州步軍曹州開武汴州十內衙鄆州都指揮使梁末從招討使段凝襲衛州下之遂授衛州刺史事梁僅三年凡有征討無不預之同光三年從魏王繼岌伐蜀為先鋒橋道使明宗朝歷興忠登三州刺史清泰初以契丹犯邊補西北面行營步軍都指揮使從高祖屯

軍于代北俄兼代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高祖建義于太原遣使以書諭之朗曰為人臣而有二心可乎乃斬其使通鑑帝以晉安已降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蓋晉祖初起安元信勸朗歸順不從至是復斬其使也洎高祖入洛領全師朝覲授貝州防禦使在任數歲天福五年除左羽林統軍六年授光禄大夫檢校太傅慶州刺史在官二年卒年七十四

李德珫應州金城人祖晟父宗元皆為邊將德珫少善騎射事後唐武皇為偏校及從莊宗戰潞州栢鄉德勝

渡繼有軍功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遥食郡俸天成中檢校司空領蔚州刺史長興元年授雄武軍節度秦成階觀察處置等使加檢校司徒二年六月移鎮定州充北面副招討使高祖即位改鎮涇原及受代歸闕會高祖幸鄴授東京留守加同平章事少帝嗣位移廣晉尹加檢校太師開運中再領涇州以病卒于鎮德琉幼與明宗俱事武皇故後之諸將多兄事之時謂之李七哥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寛恕及物家無濫積亦武將

之廉者

田武字德偉大名元城人父簡累贈右僕射武少有拳勇初事莊宗為小校歷遷勝節指揮使明宗登極轉帳前都指揮使領澶州刺史天成二年改左羽林都指揮使遙領宜州充襄州都巡檢使三年自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授曹州刺史長興初遷齊州防禦使又移洺州清泰中歷成隴二州充西面行軍副部署天福初授金州防禦使及金州建節鉞武丁母憂乃起復為節度使

開運元年移鎮滄州兼北面行營右廂都指揮使二年授寧江軍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歳内改昭義軍節度澤潞等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檢校太傅封鴈門郡開國公未赴任以疾卒武出身戎行性鯁正御軍治民咸盡其善及卒朝廷惜之詔贈太尉輟視朝一日子仁朗仁遇並歴内職宋史仁朗以父任西頭供奉官

李承福字德華漢陽人少寒賤事元行欽掌皂棧之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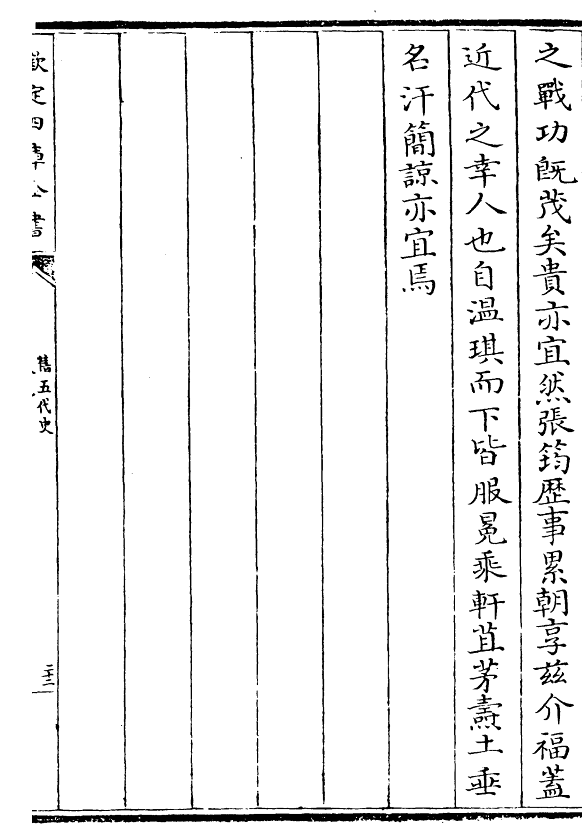
後為高祖家臣高祖登極歷皇城武德宣徽使左千牛將軍出為澶州刺史遷齊州防禦使檢校太保承福性鄙狹無器局好察人微事多所詆訐雖小過不能恕工商之業輿隸之情官吏之幸皆善知之然自任所見無所準的故人多薄之少帝嗣位授同州節度使尋卒于鎮少帝以高祖佐命之臣聞之嗟嘆賻物加等輟視朝一日詔贈太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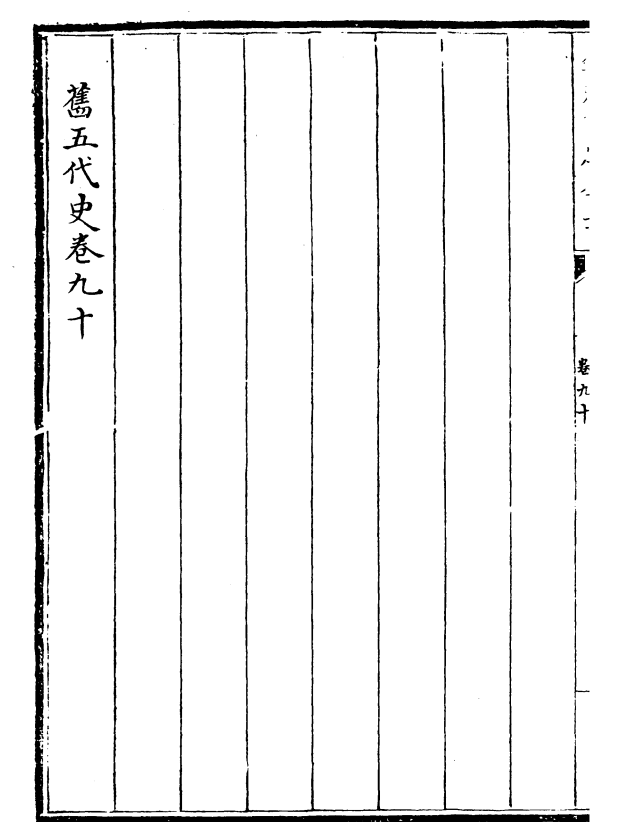
相里金字奉金并州人也性勇悍果敢能折節下士唐

景福初武皇始置五院兵金首預其選從莊宗攻下夾寨得補為小校後與梁師戰于栢鄉及胡柳陂以功授黄甲指揮使同光中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檢校刑部尚書二年自羽林都虞候出為忻州刺史凡部曲私屬皆不令干預民事但優其贍給使分掌家事而已故郡民安之大有聲績應順元年為隴州防禦使會唐末帝起兵于鳳翔傳檄于鄰道諸侯無應者唯金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末帝深德之及即位擢為

陜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清泰三年夏高祖建義于太原唐末帝發兵來攻以金為太原四面步軍都指揮使高祖即位移鎮晉州及受代歸闕累為諸衛上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官至檢校太尉爵列開國公勳登上柱國以久居散地優之故也天福五年夏卒于任贈太師

史臣曰在禮之起甘陵也當鼎革之期會富貴來逼既因人成事亦何足自多及其仗鉞擁旄積財敗德貨之為累可不誡乎全節之佐晉氏也平安陸之袄預宗城


之戰功既茂矣貴亦宜然張筠歷事累朝享兹介福蓋近代之幸人也自温琪而下皆服冕乘軒苴茅燾土垂名汗簡諒亦宜焉


舊五代史卷九十

舊五代史卷九十攷證

晉列傳五趙在禮傳推指揮使楊昮為帥　楊昮歐陽史作楊仁晸

年六十六　案歐陽史作六十二

馬全節傳清泰初為金州防禦使　案歐陽史作明宗時歷金州防禦使與是書先後互異

州兵纔及千人　案歐陽史作州兵纔數百

張筠傳梁室割相衛為昭德軍　案梁割相澶衛三州

為昭德軍原本作相衞疑有脫誤

時有涇將侯莫威　案歐陽史作侯莫陳威

鈞東朝于洛詔遣歸第　案歐陽史作令為左驍衞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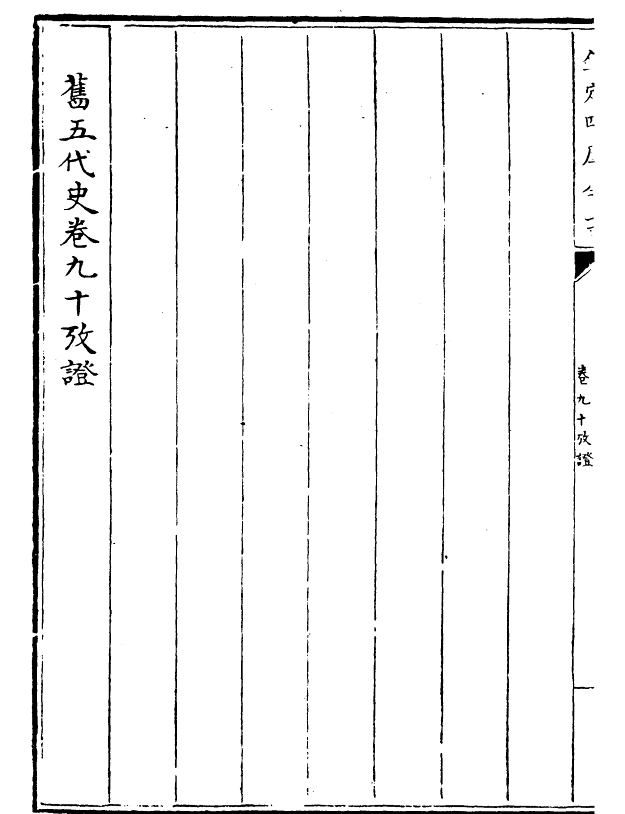
將軍與是書本紀同

贈太子太師　太師歐陽史作少師

華温琪傳制以太子少保致仕天福元年十二月終于

家年七十五詔贈太子太保　案歐陽史作以太子

太保致仕卒贈太子太傅



舊五代史卷九十攷證